

凜冬

醫工所 鄭伊真

記得那是一個已過中秋微帶涼意的午後，我捲起行囊，以為要成功就得離鄉背井；要出人頭地就得沒有包袱，孑然從偌大平原遷徙到這擁擠的喧囂的集精華為一身的北城。斷層陷落、火山群活動不斷，促成此處盆地的持續沉降。人們無止盡地焚膏繼晷朝九晚也九，甚至六日沒有假期中尋求一個出口，但好似薛斯佛斯之於巨石，迴圈是沒有始末的不是麼？我在這山巒圍繞的低地生活著、奮鬥著。但這裡並不是我的最低，我的最低位於地下一樓的那間研究實驗室。或許是我天生的厭惡，總感覺裡頭蚊蚋猖狂、瘴氣厲厲，無時無刻想要逃離。起初我只顧著拼命向前，回首時卻已看不清來時路，懊悔不已，我到底想要什麼？

相較於同儕，我更想是個微小的靜默存在，太微小了，是要不見身影許久纔足以被注意且議論的次要角色，好比佈景，好比影子，好比陪襯的綠葉。沒有豪情亦不在乎壯志，野心渺小到一生只求快樂平凡，才發現這看似簡單而壓足的純粹，竟也呖尺天涯。那麼為什麼當初執意向北呢？收到錄取通知時臉上盡是聖潔的光輝，每一回想起來都要莞爾，原來自詡與眾不同，不慕名利的我，不過也是那麼地俗不可耐。我埋臉進被褥中尋暖，子夜的台北城，是永遠不習慣的濕度與溫度，陽光太刺眼，冬夜太冷冽。這兒愈是紛鬧沸騰，就愈顯得我的格格不入，在震耳欲聾的喧囂中，很難不萌發徹底的憂傷並孤單。沒有歸屬感，該怎麼辦？想遠走高飛，該怎麼辦？超載太重，該怎麼辦——？

幾乎要叫出聲，無法遏止恐懼在體內滋長，簡直要被無形巨獸吃乾抹淨。抱頭求生，應該是最貼近的字眼了罷？但是呀，當時間推移，乍暖還寒，聞見枝頭鳥禽啁啾應和，暗示著已然來到適合發芽的季節。漸漸我明白，寒冬漸行漸遠，而艱苦並不能完全推諉到這座城市的一切；逃避也不是唯一解答。這是承擔的滋味，在交通物質人口濫情爆炸的痛苦痛快中，迎面撞上的，是早已迷濛的天真夢想。未能允現的，竟然帶著另一種邪惡的美。或許不全然是徒勞，我必須要選擇，選擇就算要走，也得走得瀟灑動人，我要帶著自信與美衣錦還鄉，只消再努力一點、再衝刺一會兒……。生命如旅程，無所謂方向，途中體會方能使得遊歷熠熠生光。嚐遍了北方的倔將，飲盡了研究的真諦，我看見成長的模樣，仍逆著光，卻也是依稀能辨別輪廓的剪影。這世界，複雜得鬱悶；複雜得有趣。

緬懷過程是無可避免的，因為那代表著久漸悄悄住進心底的羈絆。未來，無論是在何處何方，相信我會回想起這冬天寒風冰雨的刺骨，起初是那樣的難耐，然而一切終將遠去，如此也許就能補充邁步的力量罷？